

■青春岁月

我的父亲李连山是“二七”老工人。他是1910年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的，那时他只有17岁。

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，父亲挺身而出承担起长辛店铁路地下党的领导工作，那时每隔一个星期他就要到北平向铁委领导汇报一次工作。1948年4月初奉命从蒋统区的长辛店撤到解放区，之后，到东北哈尔滨参加“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”，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。

父亲的言行对子女的影响很大。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日本鬼子来了，占领了长辛店，大哥带着两个妹妹逃荒。受不了当亡国奴的屈辱，大哥不想活了。在逃难的途中他竟抛开两个妹妹自己跳入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中。妹妹急得惊慌失措，在岸上大哭。大哥的命大，没被淹死，大水又神奇地把 he 冲上了岸。

日本占领长辛店后，老百姓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度日。生活很艰苦，没有粮食吃，眼看着有人饿死在街头，家里只能靠母亲早早地去排队购买有限的“共和面”（混合面）度日。

因生活所迫，二哥失学，跟随大哥到卢沟桥河堤去挖砂、挑土筐、当童工，帮着家里挣钱，还要不时遭受敌人的毒打。此时的五哥，年幼经不起折磨，连病带饿在一个夜里停止了呼吸。母亲赶紧叫二姐用破席把五哥裹起，抱到东山坡悄悄地给埋了，大人和孩子都不敢哭，怕哭声惊



一好哥们因事深陷图圈，朋友间提到此事都为之惋惜。说什么都没用，发生的事一切已成事实，只能面对并接受。

他请的律师也是我们的好哥们儿们。人世间的事真是让人琢磨不透，曾经的称兄道弟，时不时地在一块推杯换盏，可今天，一个在高墙里面，一个在高墙外面为他争取权益。想一想，还真有些戏剧的感觉，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。

律师给我打来电话，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，那位哥们儿们给我写了一封信，来取一下。近一年时间未见，看到哥们儿们熟悉的字体，我的眼眶湿了，要不是旁边还有其他人我可能要大哭一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

我家的抗战

□李世海 文/图

动了别人，叫日本人知道了，说你家有传染病把家封了，那就更惨了……

1940年，家中生活更难糊口。为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大哥和大嫂带着他们的孩子从长辛店逃回原籍河北谋生。那时也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，日本侵略者集中侵华的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，对冀中平原等处进行野蛮的大扫荡。

1941年大哥到老家后正赶上日本鬼子不断“清剿”“扫荡”，生活不得安宁，鬼子进村了他们就得跑到村外的野地里躲几天，白天有时还得出劳工给鬼子修炮楼、挖壕沟。血气方刚的大哥干活时经常讲磨洋工的顺口溜，

■图片故事

望远镜看爸爸

□许双福 文/图

场。信的内容是哥儿们让我去给他5岁的女儿买一件小姑娘喜欢的玩具，还有，孩子一直想要个望远镜，因他进去前忙于事务没顾得上。

人呐，就是这样子，当拥有的时候，好像时间很多，一切都不以为然。今天推到明天，明天还可以推后天，结果，世事难料，剩下的就是无尽的后悔。

带着礼物来到了哥儿们的家，小姑娘很是开心，我教她如何给洋娃娃穿衣服、戴发卡，孩子安静地看着我，问：“爸爸怎么没跟叔叔一起回来。”我告诉她：“爸爸工作很忙，不能和叔叔一块回来，爸爸给宝宝买了东西让叔叔带回来，你高兴吗？”



“磨洋工，磨洋工，拉屎也要半点钟”，还说一些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言论，引起了隐藏在工友中的地下党的注意。

大哥大嫂受到党的教育,相继加入共产党，在乡村闹起革命。为了抗击日本鬼子的大扫荡，他们在家乡挖地道，发动群众，进行坚壁清野，晚上不走大门专爬墙头。鬼子偷袭进村，来了没有捉住他们，就把家里的三间房给烧了。他们与敌人的斗争更坚决，不久大哥当了区委副书记，大嫂任区妇救会主任。在反扫荡的斗争中，军民承担了重大的民族牺牲，但却以自己的血肉之躯，保住了家乡，保住了国土。

■家庭相册

副刊【情怀】15

■家庭相册

妈妈肚子里的我

□刘兵 文/图



家里有一些老照片，可我对这张还是情有独钟。这张照片里没有我，是妈妈抱着哥哥，姐姐站在她的身边，很温暖甜蜜。

当时妈妈在村里当会计，说是会计，其实也就是秋收过节时

记记账什么的。所以家里大部分生活保障还是靠爸爸的工资收入。生活虽然过得很清贫，但家里还算是和睦、快乐。

现在，我们做儿女的都已长大成人，娶妻生子，而爸妈的头发已经花白，他们老了。有一天回到老家，客厅柜子上摆放着这张我从未看见过的老照片，就问妈妈这里边怎么没有我呢？妈妈扑哧一笑说：“我的儿子，那时你还在我肚子里呢！”我也笑了。

到后来，家庭成员多了，又照了一张全家福摆在那里，那张老照片成了往事的记忆。



父亲过年

□高伟 文/图

每到过年，我们家最忙的人应该算是父亲。父亲忙年主要是“心忙”，家里过年的大小事，无不在他的亲自“指挥”下。

多年的冠心病、矽肺病使他无法直接干家务。他力所能及的劳动是帮母亲烧火。母亲每年都要做一种叫“酥锅”的淄博菜，此菜程序复杂，做之前须先用一只大锅将鸡鱼肉、白菜、藕、豆腐、海带等一层层码放好，浇上用白酒、酱油等配制的佐料。烧火是最关键的工序，要先“大火”将锅催开，然后改小火慢慢地靠，靠的过程中还要不停地把锅里沸腾的汤汁用勺子撇出来，待汤汁凉了再一勺一勺地添回锅里，如此往复，很是麻烦。父亲坐在灶前，专注地注视着火苗，火光映照着他那饱经风霜的面孔。

到了年三十儿，我们都陆续带着孩子赶回家。孙子孙女们涌上门来，家里便热闹得翻了天，父亲的任务便是哄孩子。父亲哄孩子的方法是组织他们“开会”。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爷爷有冠心病“怕生气”，在爷爷面前他们都很乖。此时他们会很自觉地从大到小，挨个儿向爷爷汇报期末考试情况。父亲戴上老花镜，打开笔记本认真地记着，像他当年听下属汇报工作一样。

父亲自从离休后，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。每天大到国家大事，小到天气预报、家庭琐事，在父亲的日记里均有详细的记载。孙辈们上学后的每次考试成绩也都有档可查。

听完孩子们的汇报，父亲还要总结一番。父亲的总结总是以

表扬为主，即便孩子们有点“小缺点”，他也要用委婉的方式提出来，孩子们在爷爷这里总是充满着自信。然后，父亲又为孩子们布置了过年这几天的家务劳动，大孙女明明负责刷碗，小孙女欣欣负责抹桌子，琨琨是男孩子负责扫地倒垃圾……这些小活儿根本不用大人插手，孩子们在爷爷的不断表扬下积极性很高。我们都佩服父亲的“工作方法”独到有效。

初一早晨，孩子们穿上新衣早早起来给爷爷奶奶拜年。父亲早就准备好了“红包”，但是“红包”不能白拿，父亲在这时还要组织一场“知识抢答赛”，赛题都来源于他平时的日记，每个孩子答对了还另有奖励，孩子们在欢乐中又受到了一次教育。

父亲在煤矿上当党委书记的时候，每到过年他比谁都忙。年三十儿下井，年初一又下井，上了井还要去慰问困难职工家庭，家里很难见到他的影子。父亲说那时候经常“抓保勤，创高产”，当领导就得“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”，与群众同甘共苦，大家都是这么干的。

父亲最后一次下井，是在井下晕倒被工人用担架抬上来的。父亲的肺叶上残留着网状分布的煤粉，是他一生献给国家能源事业的“纪念”。

2000年春节是父亲的最后一个春节。我清晰地记着他那个春节的所有生活细节。

如今又到春节，想起已故多年的父亲，就像他还一直在我们身边。

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